

莲花

庆山 著

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的
光明已谢，
是否会前往另一个地方。

Padma.

1998—2013
安妮宝贝时期作品

莲花

庆山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北方联合出版公司

© 庆山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莲花 / 庆山著. — 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4.5

ISBN 978-7-5470-2658-8

I. ①莲… II. ①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0000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刷者：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×210mm

字数：155千字

印张：8.5

出版时间：2014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张鸿艳

特约编辑：应凡 范佳倩 陈曦

装帧设计：董歆昱

ISBN 978-7-5470-2658-8

定 价：36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：http://www.chinavpc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初次出版于2006年
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

[圣经·启示录]

『序言』

2000年1月，出版第一本书，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。这本书集结了我在1997、1998年期间写作的故事，大多是在一夜之间随意写完，如同一个文字游戏。包括当时随兴而起的笔名，安妮宝贝。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。

很多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，或者渐渐消失不见。我一直在写，写了十六年，直到此刻当下。我也已说服自己相信，人的一生，会有需要做的一些事情。我来到这个世间游玩一遭，一直在认真和专心对待的，有写作这件事。

2014年，这些以往的书版权到期，重出单行本。

小说系列，是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（2000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彼岸花》（2001年9月），长篇小说《二三事》（2004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莲花》（2006年3月）。长篇小说《春宴》（2011年8月）单独发行，不收入这个系列。

散文系列，是《八月未央》（2001年1月），《蔷薇岛屿》（2002年9月），《清醒纪》（2004年10月），《素年锦时》（2007

年9月)。《眠空》(2013年1月)单独发行,不收入这个系列。

回头一望,所有小说作品的内容,未曾脱离过爱欲、死亡、思省、探寻这四个主题。我关心的是人内心的问题,有时对声色世界兴趣不够投入,对时代和大话题也没有兴趣。但实际上并没有区别。色是空,空是色。在故事中一个小人物的生涯中,物质世界和大小时代一直在刻下它们的烙印。这些生涯也最终归于无常空寂的洪流。一切殊途同归。

在散文里,我写的都是自己的记忆和观察。散文更温柔也更危险一些,因为我通常会直接站在文字的前面,没有任何隐遁。

在变化的是写作的心态、技能、思考与阐释的深度。从《告别薇安》读到《春宴》,或者从《八月未央》读到《眠空》,仍有很多跳跃式的区别。有些作者二十多岁一出手即不凡,并且把这种不凡一直定型到老去。我不是这种模式。刚出来时无知无畏,文字颓废、即兴、放任、一意孤行。之后一路跋山涉水,山高水远。渐渐觉得远处更远,高处更高,自己更微渺。

有些人的文字是跟着自己的心走的。我以文字追踪自己的生命。

在《莲花》之前的早期作品里面,这颗心还曾有很多困惑、疑问、悲伤、负担。写至《莲花》,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《莲花》

仿佛是一种开启。到了《春宴》《眠空》，感觉获得更多自由。其间从此地到彼地，走了很多年。但我并不感觉虚度。也没有任何抱悔或遗憾之意。

其间，我把很多时间给予了生活的尝试和动荡，并且把这些变化，与无数目的不明的旅行，一一写在文字里面。我的性格，一贯不喜欢逃避或退缩，对任何人和事，总是选择直接迎面上去。书里的人也大多这样处事。但这并不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。在文字里，有很多人的故事和回忆。

我们与任何一个他人其实都是彼此组成，彼此融化的。情感、精神、追索、实践的方式也是平等如一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不管如何相隔，最终能够相会，并在心的深处产生深深的连接。在一个故事里读到自己并不奇怪。如果尝试用真实而感知的心去写作，看到的也会是整个世间或所有心灵的存在。而不纯粹是一种个人化虚构或想象。这里面有许多隐藏或直率的真意。

这十多年，一路前行，身上聚集了各种判断、定论、争议、是非。但那些试图贴在我身上的标签或各种折射，对我来说，从未显得重要，比过往云烟还要淡薄。每个人各取所需，在一部作品里，看见的不过是自己的心。心心相印也好，南辕北辙也好，都是极为自然的反应。书只是一面镜子，在阅读之中，用以照见自己。我也一直试图以文字成为自己的镜子，走到和照见自己的更深处。

如今重新出版，再次翻阅旧作，早期的一两部作品的确不是很成熟，但大概有它们自己的语言和性格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作品里面，看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挣扎与实践，点点滴滴，细微如实。与文字一路冲刷磨砺，穿过大河，想汇入大海。

我始终认为，生命该如何真实而尽力地度过，是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。而思考、创作、行动、阅读，这些推动我们。

谢谢你们陪伴了我那么久。我会继续往前走，心无旁骛，心有自在。

从二十余岁写到如今，已近中年，现在名字改为庆山。

庆山

2014年4月6日 北京

Padma.

目次

第一场	梦中花园	—
第二场	黑暗回声	0 3 3
第三场	深红道路	0 7 5
第四场	荆棘王冠	1 0 7
第五场	行走钢索	1 4 3
第六场	花好月圆	1 8 1
终	殊途同归	2 2 3
初版序	柒种	2 3 9

第一场

梦中花园

「1」

凌晨时分，她听到房间里的细微声响。仿佛是同室陌生男子在黑暗中起身，摸索着穿上衣服，打开门走出房间。微光清凉，他身上的白棉衬衣在门角倏忽不见，如同飞鸟在夜空掠过的羽翼，没有留下痕迹。日玛旅馆窄小的木楼梯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承受不住负担的重量。睁开眼睛，侧耳倾听。窗外有沙沙的雨声，像小时候养在硬纸盒子里的蚕，蠕动在大片桑叶上，彻夜进食。旺盛而持续的声音。雨水的声音。

无数次，她曾经希望某天在这样的时刻醒来。可以看到拉萨的夜雨，看到它们以神秘的姿态出没不定，在万籁俱寂时降落于高原的山谷和地面上，直至清晨结束。可是在此地停留的一年半中，她从未曾失眠。睡眠强悍，每次一碰到枕头便昏然入睡。也许是空气中氧分含量的减少，使脑供血的速度缓慢，有类似麻醉般的轻微眩晕，是高山症的一种反应。只是自己并不得知。

醒来时。早上七点左右。天色大亮，晴朗天空，雨后朝霞绚烂分

明。夜色的声响与喧嚣消失无踪。旅馆窗下是邻近藏民的平房，屋顶上彩色幡旗在风中哗然翻飞。遗留下五六处小小的湿润水洼，未被即将破云而出的太阳蒸发。大地苏醒之后，恢复暴烈干燥的气质。

她对他说过，这里的雨，如同神迹，不被窥探。它们自行其事，不与人知晓及猜测。你不会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，看到这样的雨水。它是你所能感受到的奇迹，近在咫尺。与你曾拥有过的任何经验迥然不同。它们是被庇佑的暗示。

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，她摘录了一段十九世纪欧洲探险者古伯察神甫对拉萨的描绘。在这本粉白绢面的笔记本里，有一些繁杂而琐碎的摘录。有些是从阅读过的涉及各种学科的书籍中所得，断续的不连贯的诗歌及日记。撕下一些图片或杂志资讯页面，夹在其中，包括植物、食物、人像、地方志、设计素材等。偶尔夹杂一些线条质朴的铅笔素描，刻画建筑或小物体的细节。还有用圆珠笔抄下的潦草小字。

“古伯察时代的拉萨是一座很活跃的小城。虽然城中的三分之一居民为僧侣，但不会使人真正感到它的宗教气氛……该城的混合特征：对照比较富裕和贫穷（假装的富裕和忍受的贫穷），商业的诡诈和静修生活的纯真无邪，贵族们矫饰的举止和游牧民的庸俗。它提供了各种职业、志愿、民族集团和种姓的例证：铁砧的噪音、念诵咒语的单调声、螺号声、市场上牲畜的嘶鸣声。

“在白天有藏族人、汉族人、蒙古人、克什米尔人和面色深暗

的不丹人，他们在欢笑，在喃喃地祈祷，当然也采购和出售东西。这一混杂人群仅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拉萨，其他人则是过境的旅行者、流浪乞丐、来自该地区寺院的僧侣们，有时还有必须从事数月旅行才能到达这里的农民和商人。

“拉萨主要以两种商品而著名：羊毛织物和输往中国中原的神香。唯有藏族人才生产这些商品。金属加工则始终被非常精巧的艺术家们所垄断，这就是喜马拉雅地区特有的金银匠、铸造匠和铁匠……”

她对文字本身有痴迷，一个字一个字轻声阅读。它们的排列组合散发新鲜迥异的气氛，似乎与所置身的地方并不产生联系。在这里。夜雨只会与漫长迷惘的时间随行，整夜覆没荒芜灰色的高原城市。如果它可以被叫作一座城。但是有时候她觉得它更像一座被湮没的宫殿，废弃在藤蔓丛生寂然无声的古老森林之中。壁画，寺庙，佛。匍匐跪行的人群。投射距离更为接近的阳光，人和天空的联系如此密切。

「2」

她所滞留的日玛旅馆。一所日渐破落的家庭式小旅馆。旺季旅客大部分钟情于装修光鲜的新旅馆，它们通常位于北京东路的两旁。而古老的旅馆则隐藏在分岔的曲折小巷里，位置偏僻，只接待

寻访而去的回头旧客。日玛里面有看了LP介绍之后慕名而来的鬼佬，住得最多的是韩国人和日本人。也有一些欧洲客。它的西餐厅装修简单却有极为正统的菜式。一个大庭院，种满花草。深夜迟归的客人会在水井旁边压动水泵洗澡。

清晨能看到年轻单身女子，披散漆黑长发，一边抽烟一边端着脸盆，走过花园的石板地，去公众浴室洗澡。走廊的木头椅子上，有坐着看地图的人，神情索然。深夜如果失眠，走到那里，也会有人坐在那里失神。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。有些则只是停留一两夜就要再次出发。走过去借个火，或搭讪几句，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。可以随时说话。随时失去踪迹。

他抵达的深夜。门被推开的瞬间，扑进来潮湿清冷的雨水气息。男子卸落行囊，拧开床位边上的壁灯，脱去防风外套。化学纤维质地的精密衣料在空气中生硬摩擦。爬满雨水的玻璃窗被幽暗灯火照亮，浮现出的来自南方的男子，容颜如同二十五岁般的年轻。她看到他的眼睛比他的脸老了十年。因此透露了他真实的年龄。

他说，抱歉打扰你休息。我的汽车半道抛锚，所以深夜才到。

他的语调清淡，并不显得拘谨，仿佛已经与她熟识已久。在出发之前，他上网查找关于拉萨的资料，看到她的名字。一些曾经来到拉萨的旅行者回到城市之后，会在网上的游记或日记里提到日玛旅馆307房间的女房客。每天早上在走廊里熬煮中药，不发一言的古怪女子。身患疾病，不了了之，在拉萨无所事事地滞留。他们猜测